

B超机出现在“孕婴摄影”机构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隐藏在“特殊服务”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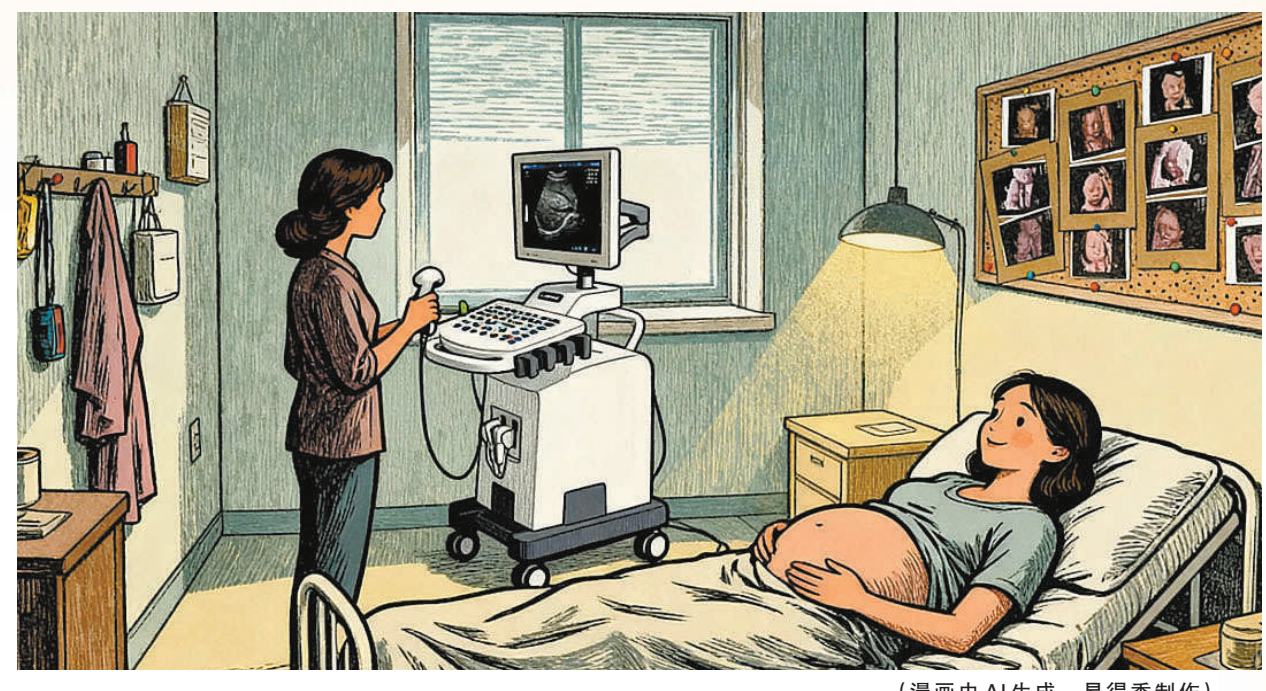
□本报见习记者 易得香 记者 李微

新闻眼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内提供399元至699元不等的套餐,对应享受一次或两次胎儿“四维+五维”B超机拍摄服务,拍摄一周后发送电子版照片,并赠送一份“惊喜新生礼”(一般为粉色或蓝色的婴儿袜)。

◆非法采购、使用超声诊断仪的问题不只出现在“胎儿摄影”里。有的不法分子在出租屋内从事胎儿性别鉴定,有的不法分子以诊所为幌子违法犯罪,有的挂着房屋中介的牌子提供相应服务……

◆非法胎儿性别鉴定虽被遏制,但仍未根治,其形式已完全转入地下,依靠暗语和社交平台进行联络,呈现出治理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漫画由AI生成 易得香制作)

性性别鉴定”。此外,这家孕婴摄影机构也面临过诉讼,但目前企业状态仍为存续。

在电商平台,这家孕婴摄影机构的评论区有不少好评,“超满意的一次体验”“工作人员特别懂宝妈心思,很细致体贴”等等。

消费者李先生的妻子两年前曾在这家孕婴摄影机构体验过“胎儿摄影”。他告诉记者,在妻子拍摄期间,工作人员曾询问过他们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在得知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宝宝,家中儿子想要个弟弟时,告诉他们“哥哥如愿了”,拿到成片时,夫妻俩还拿到了“惊喜新生礼”:一双蓝色儿童袜。两个月后,李先生的妻子生下一男婴。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使用超声诊断仪进行“胎儿摄影”的现象不止出现在北京、上海等地。据《中国妇女报》报道,天津市也出现多起通过“孕婴摄影”疑为鉴定胎儿性别的事件。

中,姚某私自购买B超机操作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一些孕妇通过微信“宝妈群”与姚某取得联系并约定好后续鉴定事宜。

事实上,网络社群运营、网络推广等行为给超声诊断仪黑产业链的查处带来困难。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潘晓清以上海宝山案件为例说明:“前期取证主要通过证人以及涉案人员在网络上的推广及评论信息开展,因‘胎儿摄影’机构负责人刘某删除了微信聊天记录,最终无法查实他到底给多少人提供过胎儿性别鉴定服务,违法所得也没能查实。”

相关判决显示,确实有孕妇在得知胎儿性别后终止妊娠。如2020年3月至10月,江苏徐州的蒋某通过借用B超机等方式,为8名孕妇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其中3名孕妇终止妊娠。鉴于蒋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法院以非法行医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

法胎儿性别鉴定屡禁不止。这一现象经历了从公开到隐蔽、形式不断翻新的演进过程。”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印波表示,“虽然上海宝山的案例中涉事店铺已经暂停营业,但这一事件表明在国家监管下,非法胎儿性别鉴定有所遏制,却仍未根治,其形式已完全转入地下,依靠暗语和社交平台进行联络,呈现出治理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对于非法超声诊断仪黑产业链背后存在的的市场需求,印波评价:“必须清晰认识到,有需求,才有市场。非法黑产只是供给方,不当市场需求才是其生存的根本土壤。因此,治理这一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转变社会观念,消除对胎儿性别的偏好性需求,才是治本之策。”

打击相关黑产链,检察监督是有效方式之一。潘晓清告诉记者:“在有了初步调查结论并且固定相关证据后,我们第一时间和行政机关开展磋商,正是双方的协作配合对及时打击违法行为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有孕妇得知胎儿性别后终止妊娠

众所周知,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严禁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公立医院有相关规定,不允许将胎儿性别告知孕妇或家属。

记者注意到,“胎儿摄影”机构所使用的B超机是超声诊断仪的一种,属于医疗器械。依据《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超声诊断仪属于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非医疗机构不得使用超声诊断仪。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应按照医疗器械标签说明书有关规定,销售给具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者备案凭证的经营企业,具有相应资质的医疗机构。

超声诊断仪存在黑产链

那么,这些作为医疗器械的B超机为何会出现在摄影机构?为何出现在没有购买资质的手中?

在上海宝山案件中,检察机关查明,刘某从非正规渠道购买超声诊断仪,其通过网络获取到商家联系方式,在与商家取得联系后前往异地指定地点交易,钱货两清后便被商家拉黑了联系方式,这也导致涉案超声诊断仪的来源无法查清。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或存在违法行为,曾在长春、沈阳等地开展“胎儿摄影”业务,但相关行政部门回复官方检查未发现企业有直接将设备售予无资质个体或机构的记录。

医疗器械法规专家、上海健康医学院医疗产品管理专业(系)主任蒋海洪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出现销售记录与产品实际流向不符的情况,不排除销售记录作假或有资质的买方擅自向无资质个人转让医疗器械。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销售人员明知购买者没有相应资质的情况下,仍然愿意提供帮助,通过有资质的公司代买并交付设备,这一行为涉嫌违法销售。若销售人员明知购买者可能将设备用于非法用途,但未采取任何阻止行为,也构成知情不报,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分析相应非法销售人员的法律责任。

惩治黑产链须双管齐下

“私自购买、使用超声诊断仪进行非

残障人士最需要的,是不需要他人抬、抱就能顺利通行的无障碍服务。这是正当要求,也是合理需求。

法眼观察

□张立美

10月25日,歌手郑智化在微信发文,吐槽自己在深圳机场“连滚带爬”登机的遭遇,引发网友热议。深圳机场随即回应,对给其带来的不便表达歉意,当晚又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将针对登机保障存在的不足,进一步完善轮椅旅客服务保障流程和措施。27日下午,郑智化发微博致歉,表示“连滚带爬”的词语,是我登机过程不顺,一时气愤的遣词,希望大家多关注弱势群体利益,而不是其个人感受。

可以看出,在这起事件上,深圳机场反应很迅速,态度也很诚恳。根据深圳机场的情况说明和相关视频,登机车与飞机舱门之间20公分的高度差是为了安全必须留出的距离,而郑智化当时是在2名工作人员协助下安全进入客舱。也就是说,情况并没有郑智化说的那么“惨”。为此,不少网友为深圳机场叫屈,认为郑智化“夸大其词”。

换位思考一下,郑智化的吐槽或许是当时情境下带有个人情绪的非理性表达,却也真实反映出一些问题。虽然机场极力用体贴的服务弥补,但对残障人士来说,不方便确实存在。在普通人看来,20公分的高度差不算什么,但横在残障人士面前,可能就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自行操作无法通过的路,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顺利通过,对残障人士来说就称不上“无障碍”,更谈不上“友好”。

从法律层面来看,机场等公共服务场所为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服务属于法定义务,而非额外施加的情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交通运输设施和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营单位应为残疾人、老年人设置无障碍服务窗口、专用等候区域、绿色通道和优先席位,提供辅助器具、咨询引导、字幕报站、语音提示、预约定制等无障碍服务。2015年发布的《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办法》规定得更详细:“承运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尽可能安排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使用廊桥登机,并提供相应协助;在不提供廊桥的情况下,应提供登机梯协助。登机梯协助包括按需要向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服务人员、普通轮椅、机上专用窄型轮椅、客梯梯、升降设备等。”结合法律规定反观此次事件,机场的无障碍服务的确定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这并非苛责,而是公众对于社会公共服务逐步优化的期待。

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原则——残障人士最需要的,是不需要他人抬、抱就能顺利通行的无障碍服务。这是正当要求,也是合理需求。同为残障人士的歌手李琛就留言称,自己也曾被“抬着上飞机”,过程尴尬且危险。

抛开事件本身,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把对残障人士的权益保护落到实处,让无障碍服务显出实效。这不仅仅需要硬件保障的升级,更需要服务理念的提升,特别是真正站在残障人士角度思考的人文关怀。

(法眼观察栏目欢迎读者朋友投稿。投稿邮箱:pin-glun109@jcrb.com)

无障碍环境建设怎么用心都不为过

为还债,偷走女友金首饰为脱罪,教唆女友作伪证

一对荒唐恋人同触法网

本报讯(通讯员郑佩娜) 高校教师沉迷赌博,将黑手伸向情人的首饰盒,盗窃首饰败露后,不但不思悔改,反而企图通过“找关系”、教唆情人作伪证等方式逃脱法律制裁。经浙江省乐清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盗窃罪依法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硕士毕业的李某原本生活顺遂——在某专科学校担任实训指导老师,家有妻儿,生活安稳。然而,2021年的一场邂逅让他的人生逐渐偏离正轨。这一年,他与在酒吧结识的潘某发生婚外情,还因沉迷棋牌赌博被行政处罚,并被学校劝退辞职。短短四年,他从教育工作者沦为无业赌徒。

今年1月,李某在潘某住处休息时,收到了银行的催款信息。焦虑中,他想起了早上在潘某的衣柜中看到的黄金首饰和现金。“有些首饰还是我送她的,先拿来解了这燃眉之急。”一念之差,他拿走了潘某的14件黄金首饰和2万余元现金,将部分首饰变卖用于还债,合计盗窃金额6.5万余元。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案发后,李某竟主动提议报警,还陪潘某前往派出所报案,以“热心男友”身份协助调查。然而,在公安机关的专业讯问下,他很快交代了盗窃事实。因系自首,李某于2月6日被取保候审。

本可因自首获得从轻处罚,李某却懊恼“留下案底会影响考公考编”,开始寻求“特殊渠道”脱罪。他一边托朋友打探案情,一边咨询法律人士如何规避法律责任。李某多方打探后得知,“如果声称黄金首饰和现金是‘存放在女友处’且二人‘经济共用’,就可能不构成犯罪。”虽然改口供有风险,但急于脱罪的李某决定铤而走险。

“我不想坐牢,帮帮我!”在李某的苦苦哀求下,潘某于2月7日向公安机关作出虚假陈述,称“李某有8万元现金放在我这里”,并改口称“黄金首饰是李某购买后以结婚为目的放在我这里的”。就这样,潘某从被害人沦为包庇者。

同年4月,李某涉嫌盗窃罪一案被移送乐清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为什么被害人的陈述突然改变?为什么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口供会默契地出现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脱罪的口供?”这些突然出现的、高度一致的证言引起了检察官的警觉。在仔细询问被害人后,检察官更加确定内心的怀疑,“他们在一些细节上的描述并不一致,考虑到二人关系,我们高度怀疑潘某在作伪证。”

随后,该院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相关情况。经过深入侦查,李某从盗窃到教唆作伪证,从寻求脱罪到企图干扰司法的全部犯罪行为被层层剥开。6月25日,乐清市检察院对李某决定逮捕。

9月,乐清市检察院以盗窃罪依法对李某提起公诉,并将其妨害作证行为以酌量从重情节提出量刑。当月30日,法院作出如上判决。日前,潘某因涉嫌包庇罪被侦查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该案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用“胎儿摄影”“孕婴摄影”等作为关键词在社交平台搜索,会出现很多影楼、摄影工作室的链接,一些孕婴摄影机构将胎儿影像展示在商品介绍页面,注明可以提供宝宝四维、五维摄影等服务。之所以在孕晚期拍摄这种照片,大部分消费者是冲着影楼提供的“特殊服务”——鉴定胎儿性别。据报道,上海宝山一家孕婴摄影店使用B型超声诊断仪(下称“B超机”),为孕妇拍摄胎儿动态影像,并通过赠送粉色蓝色礼物或暗示性话术表明胎儿性别。日前,经检察机关监督,相关摄影机构已暂停营业。

“惊喜新生礼”暗示胎儿性别

10月22日下午,记者以帮家人拍摄胎儿影像为由,采访了位于北京石景山的一家孕婴摄影机构。该机构在一个写字楼的高层内,门店外墙上悬挂有店家名称,没有张贴广告。进入这家孕婴摄影机构,记者看到,房间内有一台显示胎儿影像的设备及一台B超机,墙上贴着一些拍摄成型的胎儿照片。

当记者询问怎样拍摄胎儿照片时,工作人员看向机器回答:“就是做B超,这个B超机和医院的一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内提供399元至699元不等的套餐,对应享受一次或两次胎儿“四维+五维”拍摄服务,拍摄一周后发送电子版照片,并赠送一份“惊喜新生礼”(一般为粉色或蓝色的婴儿袜)。记者看到,店家制作的宣传单上写明:提供所有影像结果,仅供留念,无医疗价值,不负后续责任。

记者用这家孕婴摄影机构的名称在天眼查网站搜索,发现该机构对应的营业执照许可内容为摄影相关。2021年,这家孕婴摄影机构曾被行政机关处罚过,处罚事由是“利用超声技术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

广告

方正法度 圆融情理

探索法治 崭新视野

2026年度《方圆》征订启动

每期订价15元 全年24期订价360元

本刊自办发行 您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订阅《方圆》杂志

1.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永定路支行
户名:方圆杂志社
账号:0200 0049 1920 0569 872
2. 扫码订阅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2.00元 全年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